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十三

御製文

序

世祖章皇帝實錄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  
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官府之政罔不參稽古訓溥  
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  
茲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  
而流澤長也洪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冲齡踐阼紹我

太祖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

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  
燕京殄羣寇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  
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  
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  
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虛己以尚賢推誠  
以納誨斟酌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  
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于是

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校訂事未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戚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披覽於戲觀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傳者紀綱  
之成軌夙夜罔間者兢業之一心敢弗繹思而敬承之  
以迓

上天無疆之庥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年之鴻寶  
矣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  
勅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  
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彞倫敘於九疇罔不播  
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冲  
齡踐祚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



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  
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闊倫敦綱常之重而閭  
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官府  
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  
執中之奧蘊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  
摯訓勅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  
用以光大前徽開萬年有道之長夏乎與天地為昭矣  
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宮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溫清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  
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  
是用敬為剴刻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  
寶之如圖球信之如著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

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實訓夫豈可同年而語者哉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錄告成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燦古今  
積惠襲恩淪浹寰宇功德之盛具載

實錄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

至矣茂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  
仰思繼述

皇祖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錄周而復始

皇祖實錄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  
閱矣緬維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  
而孔子于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馮于舜曰無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予  
嘗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鋤三孽蕩定南疆滇黔閩粵之  
奧揭日月而掃氛霧海內赤子喁喁向化由是亭之毒  
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  
間南奠臺澎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  
親臨淮河指授方略歷吳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

巡關隴抵雲中三觀

祖陵觀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厖庶樂業市廛殷阜  
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于焉正晷緯考律  
度定元聲煥為

宸章灑為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

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卹肆赦緩刑指揮

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溥涵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己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迴溯

鼎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恍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



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己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  
民皞皞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  
烏能名之憶自幼冲蒙

皇祖撫愛日侍

左右用人行政皆覩記所及簡冊紀載政如杓衡規天  
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  
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紹庭  
繼序之忱於罔斁云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  
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彝訓者  
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  
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膺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  
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道化成文治光昭武  
功赫濯薄海內外溪山窮谷之衆總淪浹於仁心仁政

之中教思無窮訓詞深厚歷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脩

實錄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都兪吁  
咈間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我後嗣子孫億萬年  
昇平樂範蓋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之大成  
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之心傳

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子昔在齡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祇聆

訓迪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益虔昕  
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  
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

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閱而率由無斁也不亦休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錄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祇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衍億  
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  
盛軌未有逾茲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早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濊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  
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邳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  
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愒

於熙時綿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為後世子孫法  
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微愆祈禱  
深宮固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

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尉有德造辟雍鐘鼓後先  
疏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  
下至庶司百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  
暨封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厯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  
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安刑罰者所以助政  
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

定貴賤服色兵民昏喪禮制更闡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諭戶曉翕然從風河防  
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黃流滙以百川之水充徐而  
下歲苦沮洳

皇考默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闢三省之引  
河渙發帑金厥有成績又吳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  
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修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札什巴圖兒

等震讐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略於閫帥戈鋌所指電掃風驅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鳴爾蠢動西陲數肆患於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邇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文武諸臣隨宜搜剿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届賜安南

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  
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  
天潢之胄多方造就八旂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頒訓諭  
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徧萬  
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

聖德之謙焉蓋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纂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保邦之道備載於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

玉簡琅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繕尊藏朝夕  
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貽謀悠遠則必敷之彛訓以明定保之徵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茂登上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祇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俗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默運於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久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敷言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煥然而無凝滯其與二帝三王都兪吁咈咨儆誥誡之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既命大學士等  
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復於編年繫日之中  
分類備錄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竝日月序參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盈誠民  
一乃爲享大於用作齋整肅以寬仁致治規條炳如星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獻  
卷十三

日豈第予小子朝乾夕惕之衷期於謹凜率由嗣守  
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之澤者庶  
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

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溫綸褒予過者訓誡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粵雍

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

彙成數帙輒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績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麓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  
前後凡二百二十三入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  
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

錄不勝編錄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略見大凡本非全覽故也既告歲事謹綴序言於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強弱克知灼見如權衡繩尺之不與片長足錄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於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於怙惡則



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於毫楮間也同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蓋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於其間也蓋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悲情偽遠隔萬里遲閱數年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敝戒無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

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  
世而下尚如日月之臨照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  
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  
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祇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栢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宮肆筵設席  
授以筆札

御製首倡羣臣以次遞成效漢代栢梁之體續虞廷賡  
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惟日孜孜期  
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

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工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  
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敘堂廡之  
誼迺者臘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  
之春爰集王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  
藻以耀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  
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為難羣臣其體朕意焉一宴會

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休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綱陳紀  
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戶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藉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



儲蓄為萬世規凡茲薄海蒼生得荷耒耨餉優游隴畝  
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續承基緒鑒前  
代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  
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苦日厯於懷  
因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  
民事切也命內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  
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侍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

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篇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  
道發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  
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  
閻之本業也貴穀劬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  
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唐宋文醇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  
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  
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  
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  
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霓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  
似也然使義則義義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  
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

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  
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  
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  
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  
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  
瀚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  
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  
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

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  
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  
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  
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  
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  
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  
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  
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

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勅幾之暇偶取諸欣所選十家之文錄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況已斟其雉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粵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  
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此皆  
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  
吉凶禍福之說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  
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  
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來已如聚訟而荀悅王充輩斥  
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



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歟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於星官之手因訛襲謬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為星歷考  
原一書刊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蓋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慎而又慎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  
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人曾  
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  
可任使爰命編緝成書頒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說少除  
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曰協紀辨

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為序

大清一統志序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固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  
島大漠蠻貊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  
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  
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幘表廣古未有過

馬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重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師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

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  
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  
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之人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  
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觀民設教體國經  
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

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  
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  
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  
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  
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述民用懌先王受命我

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  
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內外百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

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  
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皇清文穎卷首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四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灵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

田尹衡

校對官監丞

臣

侍朝

謄錄監生

臣

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十四

御製文

記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之舊惟豐澤園為康熙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蓋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則為豐澤

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麗園後種桑數十株聞  
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皞之盛若瀛臺之  
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  
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  
於天心建一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  
是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  
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  
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藹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  
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  
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

意重農者宣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顛風來蘋  
末麥畦浪起柳岸烟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  
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思飲  
和食德熙攘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飈  
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遙聞  
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稂滯穗誰遺寡婦之利而悄  
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  
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  
憇息於斯較之靈臺  
卷阿意更深長  
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江海乃天地間物之最鉅者也江海之有神自三代漢唐以來莫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龍神之尊自是始厥後春秋犧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裡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岳四瀆之祀載在太常犧幣之數俎豆之器既豐既隆神歆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虔禱乃於西苑內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澇

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餘里此非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況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物也是為  
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銅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性為功已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

呈於前萊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



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圓明園後記

昔我

皇考因

皇祖之賜園修而葺之畧具朝署之規以乘時行令布  
政親賢而軒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紛列於後者不尚其  
華尚其朴不稱其富稱其幽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怒  
生笑迎也驗農桑則有田廬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  
月入襟懷而妙道自生也細旃廣廈時接儒臣研經史

以淑情也或怡悅於斯或歌詠於斯或惕息於斯我

皇考之先憂後樂一

皇祖之先憂後樂周宇物而圓明也圓明之義蓋君子  
之時中也

皇祖以是名賜

皇考

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勗戶牖以銘也不求自安而期  
萬方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則又我

皇考綏履垂裕於無窮也予小子敬奉

先帝宮室苑囿常恐貽羞敢有所增益是以踐阼後所  
司以建園請卻之既釋服爰仍

皇考之舊園而居焉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游觀  
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  
物而喪志宮室服御竒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之念疎矣其害可勝言哉我

皇考未就

暢春園而居者以有此

圓明園也而不斲不雕一

皇祖淳樸之心然規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觀止實天保地靈之區帝王豫遊之地無以踰此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費民財以創建苑囿斯則深契朕法

皇考勤儉之心以為心矣藉曰

祖考所居不忍居也則宮禁又當何如晉張老之善頌

甚可味也若夫建園之始末聖人對時育物修文崇武  
煦萬彙保太和期躋斯世於春臺遊斯人於樂國之意  
則已具

皇考之前記予小子何能贅一辭焉





## 遊盤山記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為盤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衆壑如星拱北而莫敢與爭者也昔魏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止焉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而其為隱者之所盤旋則一也山亦有盤谷寺自唐寶積開堂代有名宿慙山拙菴後先輝映為是山佳話然吾儒木石居而

鹿豕遊者田疇之後無聞焉四顧梵宇精藍依山隱谷  
鏤峯磨石刻畫天真而乏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征之  
作嗚呼是亦可慨也已乾隆七年秋因謁陵回鑾便往  
遊之斥警蹕減儀從輕輿朝陟蹇蘿扳磴曉嵐豁開泉  
白山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停蓋駐轡怡情縱目  
者久之既而行漏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吾整駕雖命  
省騶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煙騰向謂隱者之  
絕少翻疑隱者之避而遠去耳乃知千乘萬騎不可以

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已定韜黃  
鉞捲白旄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道播聖人之訓以休  
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  
而自漢以來去聖日遠古文今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  
未精迺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宸斷名曰御註孝經備一經之體要明至性所周浹俾  
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孝為百行之本而愛  
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聖王木鐸之徇路辟雍之鼓徵

曷以加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人倫為首  
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迪光繼述衍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惟恐人之  
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以此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

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  
眈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盥手而謹  
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  
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  
人然後能歛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  
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  
若禹皋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  
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

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寢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

之聖歟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  
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  
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蹕在列遠追饋  
醕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

榮觀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者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

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  
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  
諸儒上繼絕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  
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

命儒臣斟酌損益而

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  
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  
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

世為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燦於振  
古哉採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德以及  
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其末採其源而考  
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天地鬼神之奧張子正蒙西  
銘發萬物一體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自成  
一家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言分門別類  
又各於其類為之辨世次先後學問淺深寧純勿雜寧  
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

本主敬以養其中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  
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之  
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  
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後  
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大學衍義

有宋氏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鍾靈毓秀而篤生周子以接歷聖之心傳深探本原闡發微奧二程子見而知之子朱子聞而知之一脉相傳聖道燦然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繹之其學遂益顯於天下其接五子之傳而超諸儒者則又推西山先生蓋西山之學私淑朱子者也其學雖不能盡用而立朝丰采事業表著於一時其平生所著書悉心力而為之者莫若大學衍義蓋自堯

舜禹湯以至漢唐以後之君自皋夔稷契以至漢唐以後之臣表裏精粗本末巨細與夫忠奸賢佞因革得失莫不悉陳而詳辨之所謂集羣書之大成而標入道之程式也近自修身遠及治國引古證今彰善癉惡欲使人君由謹幾慎動以措之於涖官理衆明刑敷教莫不本於敬天命而畏民畧美矣哉非先生學有心得而將之以忠誠懇款其孰能與於斯乎讀是書者由其書以求其事之當否由其事以觀乎道之離合然後本之身

而驗之行事則所以修己化民者不難矣



書李觀袁州學記後

郡縣有學所以養士造材同風迪德正其身心性命之  
原示以言行政教之準育之平居無事之時以備國家  
之任使其事誠不可以苟安必牧民者殫厥心力期大  
成而不求小得導之以誠持之以寬要之以久然後材  
達行修而可濟於實用吾於李觀袁州學記蓋不能不  
三致意焉觀之言畧於四代設學之規惟以忠孝大節  
進勉諸生至於慷慨激昂洞見肝膈使人有所動而有

所畏其可謂明於學校之本者也禮樂百年而後興當  
宋仁宗承咸平景德之治用范文正公之言遂詔天下  
皆立學而守令猶有格不奉行絃誦不聞者獨袁州毅  
然行之又得觀為之記為道學校之本若是豈非袁民  
之幸哉雖然自宋至今幾千年矣牧民者誠能體上意  
盡心學校以為儲才育德之區訓忠教孝以為制行之  
本如觀之言各勒諸石俾士子觸目而知警以修厥身  
以激發其至性而為國家大有用之才亦世道之厚幸

也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潛邸時  
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陶鎔晉唐宋元以來名  
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答章奏訓迪臣民多至數千言  
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有一  
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榜豐碑耆舊臣僚柱聯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簞頭長牋橫卷題新篇摹  
古蹟者復數十百種蓋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盛  
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一

礫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猶  
啟承夏后武紹周文義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日  
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溪

手澤留遺悲深弓劍爰出內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潛邸所

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鑿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鉤入石毫髮逼真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珍世寶云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平章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賓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其在詩曰我有嘉

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  
大道則君臣交儆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  
事故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所以逆探  
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教使臣曰其諮  
事而為諏乎諮難而為謀乎諮禮而為度乎諮親而為  
詢乎欲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  
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猶恐人之弗

喻也又曰是寃是圖亶其然乎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  
接其賓客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  
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既頌且規焉樂  
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于鹿鳴之什見  
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行于闕雎麟趾  
而施及於天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于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

李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  
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歛也  
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  
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  
于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  
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猷畝之艱  
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  
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

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周公之教戒維懋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  
于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  
之于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  
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  
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  
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于三策之中而所  
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為有功于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繆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蓋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于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于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于道德明禮義  
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  
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于斯也今天子聖  
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  
員以誘迪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  
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羣英方為無忝余  
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

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  
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  
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  
可不治者也明于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  
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  
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  
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  
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



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  
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  
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  
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于天三歲父死旦旦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絕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得而怪脫脫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禿屑華而不實俚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也故大惡大

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考書其生  
事死葬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器與避石  
不踐之細行累孝子之大德夫積不用石器不踐石豈  
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于禮而吾直以為累孝子之  
大德者其亦有說蓋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是在徵二字單舉之尚在所不諱必其姓與  
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  
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

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  
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  
下必斬人人皆如己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  
今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己之孝過於天下人之孝  
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  
而積乃今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  
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輒淚  
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

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  
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褒貶之公  
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刪設惜其湮沒而無聞則自  
有裨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怪脫  
脫輦之無史識也

摘莊子事為十二圖各題一章擬九歌體

姑射神人

雲龍從兮絙崇岡峯礪礪兮葉丹黃藐姑射兮名誰名  
若有人兮處其中冰雪肌兮綽約容乘雲氣兮御飛龍  
遊凌兢兮周八荒羌萬物兮被礪旁羨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肺斃兮炮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牯牛睇理解  
兮崇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騞然經肯綮兮未嘗

況大觚兮是干緊遊刃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策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兮頤隱齊五管在上兮髀為  
脅其餬口兮以鼓策無遠戍兮免常徭以病受粟兮養  
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遙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天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  
喻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



塊之有意鄭人之冥冥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  
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豕

歸來兮列子蹇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漿觴知食  
人兮食豕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物兮無窮春蘭滋兮  
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遊兮寧知日月之  
有終

儵忽鑿竅

幹元緯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儻忽之二子獨  
憧憧兮屢征彼報德乃戕身兮人皆咎二子之不近情  
於乎儻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  
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礪礪兮波沕淪君於焉兮夷猶駐芝蓋  
兮華軒遺元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寶  
此竒琛兮年既老而不衰恍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

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斲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斲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  
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  
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苧蘿常病心兮若思曠

雙眉兮修蛾  
姱曼睞兮層波  
彼何人斯  
強效為富  
閉戶兮貧去  
之所以美兮  
彼不知貌假  
借者盍鑒茲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  
盼邈波兮風迴  
風流澹湛兮水草芳  
儵魚出兮游從容  
噲蓐蓐兮之而張  
是魚樂兮爾我同  
聊容與兮斯徜徉  
吾固知之兮於濠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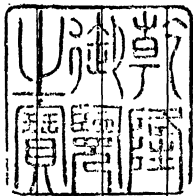
病僂承蜩

爰有人兮形病僂  
居楚野兮山之幽  
仰叢薄兮枝相繚

臂若槁枝兮日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兮唯蟬翼之  
是求盖有道兮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兮羌得全於  
天者流

伯昏論射

觀君射兮信奇鄰至人耶然疑登高山兮截薛臨百仞  
兮淵漪背逡巡兮足垂外揖君進兮君辭君於中兮殆  
矣挾弓矢兮奚為縱余目兮青天寄余神兮九圍永泊  
然兮自適歷萬劫兮不知



皇清文頴卷首十四